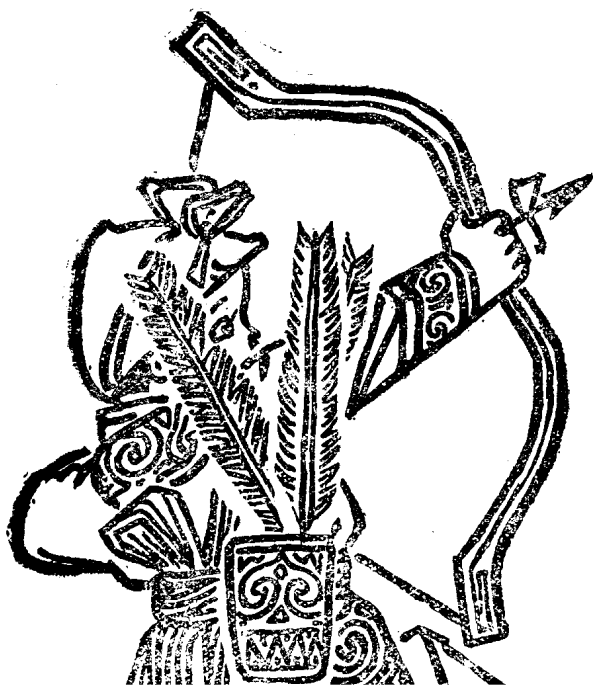


箭 娃

韩迺寅



责任编辑：宋 歌
金 兰
封面、插图：刘巨兴

箭 娃

韩 迺 寅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·印张 4 10/16·字数 60,000

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7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415 定价：0.35 元

目

录

小 引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
| 1 | 苦苗苗箭娃 | (3) |
| 2 | 牛角号响了 | (13) |
| 3 | 界河啊界河 | (21) |
| 4 | 长长的黑夜 | (28) |
| 5 | 箭娃和小窸窣 | (44) |
| 6 | 箭娃清醒了 | (51) |
| 7 | 快乐的鄂家 | (62) |
| 8 | 舌血染的钞票 | (72) |
| 9 | 不用桨的鸭子船 | (79) |
| 10 | 卧虎洼里 | (94) |
| 11 | 歪脖子树下 | (107) |
| 12 | 剥墩血糊糊 | (116) |
| 13 | 嘎达肯帮忙 | (124) |
| 14 | 连环计 | (134) |

小 引

解放前，鄂家的阿爸和阿妈给他们的娃子起的名，差不多都能考究出个根由来。那些个叫什么“虎”的，准是在这个小朋友出生时，从深山里传来了老虎的叫声；那些个叫什么“鹰”的，自然就是在这个小朋友出生时，从天空传来了雄鹰的叫声啦！这老虎和雄鹰给娃儿踩生，阿爸、阿妈可高兴哩，据说这娃子长大成人准是名出奇的神猎手，要不，怎么这娃子一出生就把那老虎和雄鹰吓得直叫唤呢！

在小兴安岭密林的一个乌力楞^①里，居住着神笛老人一家。神笛老人出生时，传来了篝火舞会上婉转悠扬的笛声，消息传开了，全乌力楞的人都高兴得不得了，人们多少年来就传说吉亚齐^②最喜欢听美妙的笛歌，鄂家什么时候能出一名神笛手，吹的笛子能和林中的百鸟对鸣，吉亚齐就能把幸福降给鄂家。神笛娃并没有辜负大伙儿的期望，他十

① 鄂语，村落的意思。

② 传说主宰鄂家祸福的神。

六岁那年就吹一口好笛子了，不但能和林中的百鸟对鸣，还能把鸟儿引进仙人柱^①里来。可是，吉亚齐降给鄂家的仍是灾难和辘辘饥肠。

神笛手的儿子出生时，恰好是乌力楞最有名的神箭手来呼唤他去打猎，这又是多么吉祥的踩生啊，神笛手给儿子起名叫塔尔根^②，塔尔根成人后，又是名副其实，可是，年复一年地过去了，家里仍然是有交不完的税，还不清的债。神笛老人变得头发苍白，眼睛深陷，脊背佝偻，就象森林里一棵要枯干的弯弯树，他那粗壮的手指尽管变得干瘪了，仍然能吹奏出美妙的曲调，憧憬着吉亚齐有一天真会把幸福降给鄂家。神笛老人的唾沫快要吹干了，塔尔根猎获的野物擦起来能成小山，鄂家盼望的好日子还是没有一点影儿，他们开始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。神笛老人的孙辈快要出世了，全家人都在心里暗暗祈祷，盼望着最好的吉兆给娃子踩生。

这个有趣的故事，就从神笛老人给娃子起名的根由开始了。

① 鄂族人住的地方，用柱子搭成圆锥形，再用树皮或兽皮苫好。

② 神话传说中的神猎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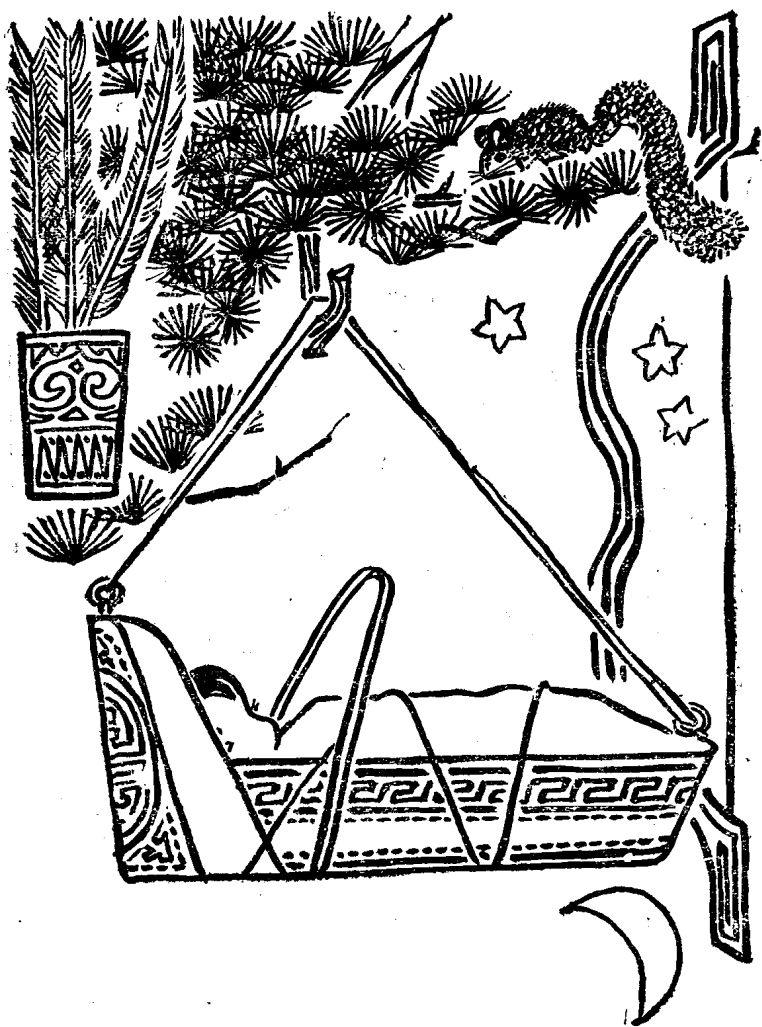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苦苗苗箭娃



生活中有些叫人盼的好事儿，不知为啥这么怪，你越是在这里当个事儿盼呀等呀，它偏偏越是不来。可是你一挪窝儿，她竟姗姗地来了。

神笛老人等着孙孙出世已经两天没出猎了。他在仙人柱门口等啊等啊，想等到孙孙“哇”地一声来到人间，寻寻是什么样好征兆踩生，盼望着全家的幸福就从再一次好的吉兆开始。还盘算着将出生的男娃该怎样和着吉兆取名，女娃又该怎样起。转眼等到第三天，再等不得了，生活逼迫着他得去打猎糊一家人的口啊！

早晨，神笛老人刚走出仙人柱去打猎，仙人柱帐内“哇”地一声，婴娃落地了。塔尔根在帐帷外听



说是一个胖男娃儿，正喜滋滋地把烟袋锅往鹿仔皮的小烟荷包里伸，仙人柱的门帘掀开了，一个汉族商人哈着腰迈进了门槛。塔尔根一眼看见商人那张漆光闪亮的弓，忙把他让在杆子床上坐下，商定好用一张虎皮换这张弓。

商人来得这么及时，塔尔根是多么高兴啊！这个乌力楞一直流传着这样的风俗习惯：男娃儿一降生，当阿爸的首先给娃子准备的第一件礼物，就是买张弓；要是女娃呢，当阿爸的要准备的第一件礼物，就成了一把漂亮的卡涛^①，让女娃儿从能跑会颠的时候起，就开始跟着阿妈学剥桦树皮、制做桦皮桶、桦皮盒、桦皮碗、桦皮船……，当儿女的都把阿爸送给的这第一件礼物看成命根根似的，到死时就是用坏了，也要在棺材前焚烧陪葬。

商人一听塔尔根说要换弓，象鸡啄米似地说：“有福气的鄂家猎手，恭喜你呀！恭喜！”接着就从褡裢里掏出一瓶酒来要和塔尔根碰杯。

塔尔根搬来木墩桌，切了一桦皮碗孢子肉，刚喝上两口酒，就痛得抱着肚子在杆子床上折腾起来，

① 小腰刀。

大粒大粒的汗珠儿顺着脸往下淌。奸商趁机把仙人柱里的虎皮、鹿茸、人参等划拉划拉装进褡裢就往外跑。帐帷内娃子的太帖①、阿妈听到塔尔根喊叫声忙追出仙人柱，奸商已经跑出老远了。太帖急得拍着大腿哭起来，阿妈身子骨一软，瘫倒在了门口……

傍黑，神笛老人打猎回来，见儿子塔尔根已经被毒药酒活活药死了，嘴上和鼻子眼里都是血沫沫，悲愤地喘着粗气，两颗眼泪珠儿还没掉下来，就扑登一声晕倒了……

不久，娃子的阿妈患产后风死了，太帖抱着娃子掉眼泪，神笛老人瞧着奸商撇下的弓箭说：“就管咱这娃子叫箭娃吧，让他长大了记住这笔血泪仇，给他阿爸、阿妈报仇！”

快活的神笛老人变得忧郁、沉默起来，那笛子里美妙的曲调变成了对深重苦难的倾诉，他常反反复复吹奏那两句“只要青山在，篝火就能长明”的曲调，人们都说，神笛老人盼孙子快长大盼得着了迷！

太帖和阿它吉②好不容易把箭娃抚养到十三

① 奶奶。

② 爷爷。

岁，协领府^①老爷阿米皮曼征收枪税、弓箭税、皮张税更厉害了，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。这天，阿米皮曼领着两个日本人来到乌力楞，说是给黑河一家日本工厂招工，男的女的、老的少的都要，日本人声称谁要去现在就给些钞票，到了工厂里每月都发给工资，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看看。太帖和阿它吉一商量就去了。家里就剩下阿它吉和箭娃爷儿俩了。

世道变得真快，日本鬼子投降后，阿米皮曼把“效忠党国”的四方方匾牌儿挂上府门没多久，就又偷偷摘下来了。

自打箭娃记事儿起，不管是挎洋刀的日本鬼儿、扛长枪的国民党兵，还是阿它吉讲的沙皇帝俄侵略军……，他统统都恨！在他心窝窝里，天底下到处是欺负鄂家的坏蛋。当然最最叫他恨的，就是用毒药酒药死阿爸的奸商。阿它吉教给他练箭，他用困山木刻的靶子都是奸商呢！他越练越来劲儿，对准那奸商的眼窝儿、鼻子、嘴巴、喉咙眼儿挨排射，嘿！射得可准啦。

① 鄂伦春部落头人，勾结日本人成立的盘剥镇压猎户的组织。

可是等国民党一跑，阿米皮曼对猎户们突然发起慈悲来了。说话还真算数，那枪税、弓箭税、皮税什么的，说不要就丁点儿也不要啦。猎户们的日子象刚点着的火炭眼瞧着要红火了，神笛老人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，他那笛子里悲哀的颤音变成了快活的曲调。不过，他还是爱吹古老民歌中的那两句“只要青山在，篝火就能长明”，他相信，是他这两句笛歌感动了吉亚齐，才给鄂家降来这幸福。箭娃可猜不透谁会有这么大本事叫阿米皮曼发了慈悲。时间长了，他知道了阿它吉这两句笛歌里的情思，就用小巧的朋奴卡^①吹奏“仇恨要入心，神箭射仇人”给阿它吉听，阿它吉把箭娃搂在怀里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啦！

神笛老人怎么能不高兴呢，你看那愣头愣脑带点祖传野劲儿的小箭娃，圆溜溜的脑瓜儿，水凌凌的大眼睛，圆乎乎的小嘴，胖笃笃的样儿，一跑一蹦高，就象草原上刚能撒开蹄儿的一头小马驹儿。你瞧，他“噌噌噌”地爬树活象灵巧的猴子，射飞龙鸟也十箭九不空。阿它吉捋着胡子哈哈乐得抿

① 一种能谱唱鄂族民歌的儿童口弦琴。

不住嘴啦！这位临近风烛残年的老人，看着一天蹦蹦跳跳的孙子和转运的好日子，从千股愁肠里又捋出了希望。他更加迷信吹奏那两句笛歌，就能使吉亚齐降幸福给鄂家的力量了……

山林显得秀丽了，河水唱的歌好听了，剥桦树皮和采野果的姑娘们用银铃般的嗓音，把民歌撒满了天空：

那依耶，那依希耶，
高高的青山林木苍苍，
这里本是猛虎的家乡，
鄂家要是不比猛虎猛，
怎敢在这里尽情歌唱。

……

可是，好景不长。没过几天，阿米皮曼的大管家孟贵就挨个仙人柱里放风说：尼堪碑^①要来霸占乌力楞。孟贵来到箭娃家仙人柱说得更吓人，说有的乌力楞都叫尼堪碑占上了，有的猎手不听管，不上税，被剜了眼球儿，割了鼻子，严重的就抽筋剥皮、灌毒药酒，还一个劲儿地重复说：“亲不亲，鄂

① 汉人。

家一条心，骨头连着筋；尼堪碑来了，阿米皮曼就领着全乌力楞渡界河逃山，他们要是撵，就和他们拚个你死我活！”

箭娃心头陡地紧张起来，竖起耳朵听完，扯住孟贵的衣角，仰起脸问：“老爷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

孟贵鼓起一脸横肉，背着手斜盯着箭娃，胖脸上的横肉条一颤一抖地发着疹人的笑声说：“老爷什么时候说过半句谎话，要是假了，天打五雷轰！”

“尼堪碑，大坏蛋！”箭娃的脸，让一股从胸膛里猛地升腾上来的怒火憋得通红通红，心也咚咚地跳得快了。他拧紧眉毛，伸出舌头舔了舔咬痛的下嘴唇说，“我和阿它吉恨尼堪碑，要给他们剥皮，他们要来你早点儿吹警号，我也去和他们拚命，给我阿爸、阿妈报仇！”

神笛老人两腿僵直，木呆呆地低头瞧着插在腰里的竹笛。

孟贵那令人生畏的眼睛在神笛老人脸上滴溜溜乱转了一会儿，龇起那一口里探外伸、长短不齐的牙齿冷笑道：“老东西，尼堪碑还没来就吓熊了胆，还不如你的娃崽儿，要是逃楞^①，别说阿米皮曼老

① 全乌力楞在和侵略者血战时，逃到别的地方去住。

爷，全乌力楞的人也不会轻饶你！”说完扬长而去。

他哪里知道，神笛老人正神情恍惚，瞧着这竹笛心里感到一阵奇怪：“吉亚齐降给鄂家的幸福为啥这么短暂？”却被这一声冷笑一下子震醒了，神笛老人攥着双拳追出仙人柱门口怒喊道：“吓熊了胆？！我家祖祖辈辈没有这样的种！”

过去，乌力楞和仇家拚血仗，一般都不让娃子参加。箭娃很怕参加不着，怕孟贵信不着他的本事，从仙人柱壁上摘下弓，抽出一支箭蹦出门口，对准天空一只飞鸦“嗖”地射了出去，正射中飞鸦的脖子，那飞鸦嘀溜溜扑楞着翅膀跌落了下来。箭娃跑上去一只手捡起落鸦，拔出卡涛，“咔嚓”一声削掉落鸦的脑袋，瞪圆眼，抿抿嘴对孟贵说：“尼堪碑来了，把他们的脑袋都象削鸦似地削掉！”

“哎哟哟，”孟贵发出了一声怪动静，看看断脖处正喷血的落鸦，眨巴眨巴深深镶在满脸肥肉里的一对小眼睛，说，“真有种，真有种，怪不得都说你是个野娃崽，是有股咱鄂家人的野性劲儿，别看老毛子、日本人，还有尼堪碑都叫咱们野人，他们谁都怕咱们撒起野来的拚命劲儿！”

“那，到时候和尼堪碑拚仗，算我一个吧？”箭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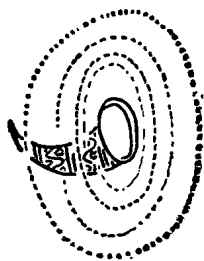
斜歪着圆脑瓜儿问。

“嘿嘿嘿，”孟贵皮笑肉不笑地说，“当然算罗！到时候老爷还要多赏给你些箭呢。”

说完，孟贵走了。

箭娃乐得蹦了一个高，扭头跟着阿它吉向仙人柱走去。

二、牛角号响了



阿米皮曼头人管辖的这个乌力楞，和其它那些乌力楞隔得很远，孟贵天天骑马出去探风，他一回就跑遍各个仙人柱添油加醋地嚷嚷一气儿，搅得人心慌慌。家家户户都把渡河逃山的桦皮船准备得停停当当了。可是，一天天过去了，也不见尼堪碑的影子，鄂家娃们把害怕劲儿丢到了脑勺后，又开始了嘻闹玩耍。

乌力楞旁侧的草地，是多么宽阔多么美啊！鄂家娃们在草地上摔跤、驯猎犬、练箭……真是快活极了；小姑娘们手牵着手围成圆圈圈一边跳跃一边唱着鄂家儿歌：“卡涛尖，卡涛亮，剥下桦皮一大张，做个背篓真漂亮……”

嬉耍了一会儿，箭娃约了几个伙伴进了林子去打犬食。他们商量好先玩一会儿“抓奸商”的游戏。可分任务的时候，让谁扮奸商谁都噘噘嘴巴儿。最后，伙伴们都推着让大脑瓜伙伴当，大脑瓜伙伴晃荡得脑瓜象个拨郎鼓似的不干。

箭娃说：“咱们这是做游戏，又不是真叫你去当奸商，干吧？”

“说得好听！”大脑瓜伙伴不服地说，“做游戏，你咋不当呢！”

箭娃一挥手，说：“来，把他架起墩腓墩儿，看他干不干。”

一个伙伴攥紧小拳头亮亮说：“给他吃滚头梨！”^①

一个伙伴伸出大拇指逼向大脑瓜伙伴：“给他吃‘酸楂’！”^②

大脑瓜伙伴扎擎着手摆来摆去，倒退着步说：“我当是当，大伙都得轮着当。”

“行！行！”箭娃说，“从你先开始。”

伙伴们都同意，大脑瓜伙伴才算答应了。

① 用拳头在脑顶上滚来滚去，娃子们叫吃滚头梨。

② 用大拇指摁鼻子，酸痛的淌出眼泪来叫吃酸楂。